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 目録

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裕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西山文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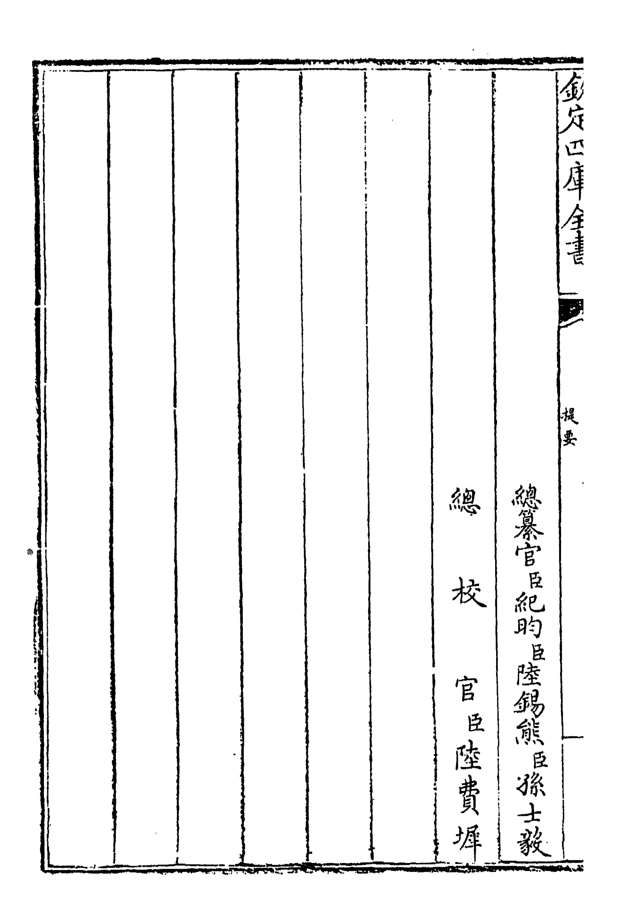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西山文集五十五卷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義已著錄考宋史本傳德秀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諸書此本為明萬歷中福

建巡撫金學曾所刊
國朝浦城縣知縣王允元又補葺之所載詩賦
而外惟對越甲乙稿經筵講義翰林詞草三
種自分卷帙其餘序記等作但以類次不別
分名目或即本傳所謂西山甲乙稿者未可
知也他如端平廟議諸書俱不編入疑其闕
佚尚多然馬端臨通考所載亦作五十六卷
則此本所少僅一卷殆宋時刊本即未嘗以

諸書編入耶德秀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緒論其編文章正宗持論嚴刻於古人不貸尺寸而集中諸作吹噓釋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韓愈羅池廟碑為劉昫所譏與大顛諸書為朱子所摭者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門戸之見曲為隱諱然其他著作要不失為儒者之言亦不必竟以一眚掩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部四

西山文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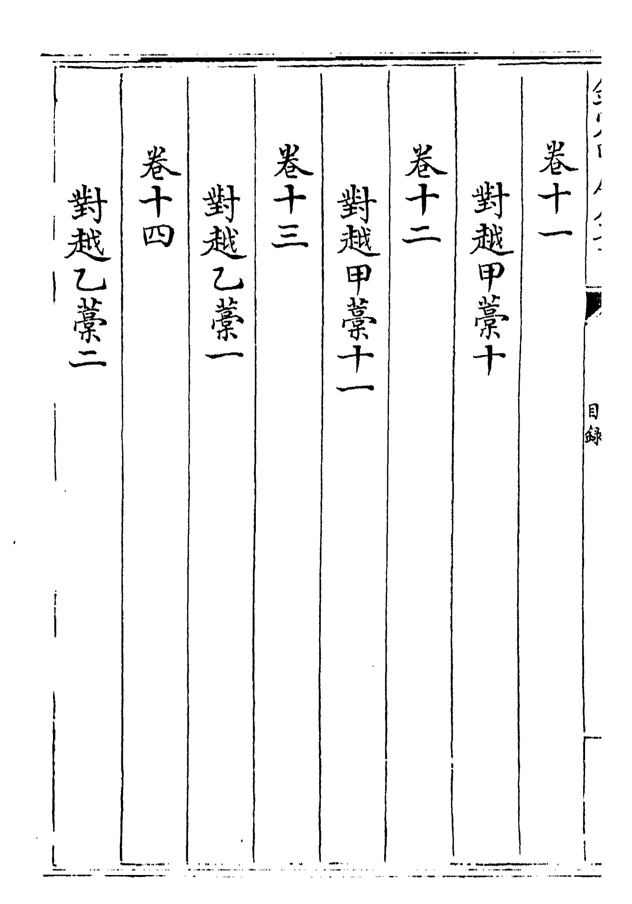
古詩

律詩

賦

卷二

對越甲藁一



西山文集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古詩

登南嶽山

煙霞本成癖況復遊名山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咄哉亦癡絶有著即名貪振衣遇長風浩浩天地寛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舂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㬥窕冲融中黄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牕櫳雙橈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髙巃嵸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髪蕭爽琉璃宫披衣明發躡煙靄决眥俯入歸飛鴻襟前㴔澥斂暝色袖裏岷峨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湯伯紀歸安仁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若語時見箴儆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奈何使我喟且嘆至危者人心易汩惟善端苟無直諒友戒謹空抒盤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聖經如杲日羣目仰輝耀利欲滑其中雲霧隅清照正須澄心源乃許窺道妙周程千載學敬靜兩言要幾微察毫芒根本在奧竅持此當弦韋迂矣

君莫誚

送裘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櫓飄然裘司直乘向南昌去問君鵷鸞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得官掌故小須上上考豈不登省户自言野心性眯目九衢霧修竹歲云晚萱草秋亦暮噭噭投林鳥猶得反其哺江西父母邦非復昔饒裕蠻煙一腥穢樂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行旅窘刀布天門窈萬里可望不可籲君今佐元帥精

采蘩一路瘡痍傒滌濯畫諾歸攸助先聲路人喜高節懦夫慕遡當再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沒浩蕩蒼鶻在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題八君子圖後

劉兮出西江訪我江之東何人與偕來銜袖八鉅公韓歐開濟姿如晴月生空潞公山嶽重文正霜檜同玉立者坡仙天游匯涪翁一朝參我前毛髮生清風凄其趙韓王小異凌煙中半山執拗面亦得傳無窮趙中令像與今原廟

脩食本不同故云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佛場開自疇昔誰歟經始梅溪翁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紛袍立鵠肩相摩萬間庇士豈不欲環視奈無餘地何那知吉壤在咫尺鬼神撝呵天所惜一朝幻出青瑶宫山靈獻卜龍避席昔虞局促今恢舒乘黄騁足騰康衢闢新葺舊兩輝映美哉輪奐雄規模歲直金虬大魁出賸喜慶成逢此日

来春甲子又一周天相吾泉真可必蟬聯四坐皆豪英
一樽敬為諸君傾浮雲富貴靡定態要看名節留芬馨
我今歸作漁樵侶清夢猶馳筍江滸鳯鳴側耳聽朝陽
把酒空山為起舞

壬午春社之明日請尊老會于西山之精舍龎
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闊之盛事輒成
口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堅異日早退之約
云

耆年自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千一歲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頌儂游慶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欒伴莊椿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兒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更雍愉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中聞太守喜召至階庭加盛禮老萊綵服作兒啼今視古人更過之老萊一身娛戲耳况有三兒奉甘旨人言潭俗不古如君看此事天下無

一門高壽何由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湘民胥傚之
從此九州皆壽域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莫清彼瀟江莫峻彼衡嶽澄光挾秀氣日夜相回薄月
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溫然粹而慤一童
與三何雙鳳兩鸑鷟奮身辭草萊正論吐諤諤彤庭拜
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國之寶一見我心樂平生功名
會萬里初著脚永肩致主念更勉經世學錙銖分義利

毫縷辨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誰歟指其南是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愥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清且貧簞瓢屢云空勁氣凛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策大明宫一尉遲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濵凛凛復昔同招徠元戎愥汎緑依芙蓉小生敢相吏故人儻相從云胡歲未竟決去如霜鴻挽之不可留聊復少從容老我慵且鈍

栽培久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永懷昔君子和氣塡心胷濂溪霽月朗伊水春風融至今想其人猶爲起敬恭天資貴强矯學力無終窮我如石之頑遲子相磨礱子質雖玉瑩可廢它山攻鴈峰毋久留來思靈麓峰

司理弟之官岳陽相别于定王臺悽然有感爲賦五詩以餞其行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能局於

馬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隕𣲖蘭悲風撼庭木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搔首重裴回冥冥江樹緑

念昔戲綵時歡娱共晨夕天風吹驚鴻一散不並翼相逢重湖南感歎復悽惻王事不可留去指重湖北層樓時悵望泛泛楚天碧數寄平安書老懷庶寛釋

憶我將漕年適如子今日於焉四閲餘過眼風雨疾壯彊豈足恃進德當汲汲永懷古之人聞道在四十我慚已過之因循悼前失子盍猛自鞭聖門本無杙

心源本澄靜皎月懸晴空利欲一汩之晶明變塵矇擾
擾千蟯蚘攢攢萬銛鋒昏冥弗自覺乃與禽犢同一朝
發深省妙理仍昭融要須大敵勇鉤援臨崇墉不見簞
瓢人四勿收殊功

先民不可見懷哉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存心矧
茲圜扉內白日變重陰求情華楚下冤哉詎能禁諄嘷
漫弗省鬼神為悲吟子往蒞其職朝夕惟欽欽謹刑勿
留獄斯語真良箴

志道生日爲詩勉之

我聞洙泗言性仁静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深究越從開闢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慱而厚嘘呵雲霧興涵煦草木茂皆由一静功變化生萬有千古無動揺兩儀等悠久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闘眇焉方寸微怵彼羣物誘擾擾無寧期得不易衰朽汝今志于學一念貴操守天真浚其源人偽窒其竇治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腊毒由厚味亂德

本醇酎當如禦讐敵豈但惡惡臭歛然肅標靈神物森
左右融融湛虛明役役息紛擾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
首但存達德三可卜與齡九不勝玉女心持用鷹杯酒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儗以折桂榮一登羣仙籍不羨千佛經終
全歲寒姿乃比秋香清咄彼牛李輩伊優至公卿迨今
齒具人名字猶臊腥卓哉劉户曹直氣霜稜稜一朝脫
淡墨千古揚芬馨鷄峰有名家奕葉飄儒纓庭中三嘉

樹屹立長寧寧西風正揺落翠葆黄金英勁節松可友孤芳梅謂兄丁寧命諸郎我豈貪浮名愛此臭味同故以書吾楹爾曹方楙學志取宫袍青要須勉植立毋但希騰凌已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當如燕山竇義方垂世評勿效東堂誂射策矜虚聲懿哉君斯言可折末俗醒刻詩堂之楣坐觀全氏興

壽楊龢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沍寒日積陰排層空初陽露微茁而

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括良猶勢方升猶木吐牙耔培擁勿使傷恕長焉可遏此理之在人善端實初發熒熒火將燃涓涓泉欲達吁嗟道心微物欲易攻奪差之一毫芒相去舜與桀要須二者間明辨與精察見義勇必為䜴如矢之決去惡凜勿疑剸如刃之割坐令人偽消但覺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在闥喜君生兹辰聊為演此法願祝君壽長勿嫌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亭無鶴胡為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鶴可招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娉婷想像標致便足使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德從来比君子坡仙自謂吾不如今翁與坡宜其殊蒼苔白石有餘樂一似簞瓢甘澹泊笑殺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譁然爭九臯一唳醒人耳又如片言之善應千里更笑荒林老木終日號畢逋説吉説凶誰聽渠仙翁愛鶴愛其德我讀翁詩三歎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亭邊振袂起舞學胎仙

送吴定夫西歸

吾衰倦對客晤語惟青山修竹引清風時為掩柴關今晨何人来躡破莓苔斑驚顧復自喜不妨伴虚閑

又

世情重聲利榮塗足趍走夫君獨何為經年闗林藪束尋金壇翁南訪玉峰叟借問两腥仙来時輕健否

又

慈湖老仙伯乘雲賓帝鄉念之每汍瀾風味不可忘其

門多英特清文照緗緗爲我勗諸賢佐道當自强君案中有

趙元道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諸君之文故云

麻源在何許泛泛白雲端悽其一布裘何以禦風寒歸来有餘師興盡當知還便好斸空谷牘種青琅玕

詠仁

程子精微談穀種謝公近似喻桃仁要須精别性情異方識其言親未親

題隱者蘇翁事迹

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遯去不知所之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為者故云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具老眼

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留次萬古皇王書
夫君豈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新橋行

紹定戊子長至後九日南浦新橋舉梁其明
日縣尹宋侯之壽旦也輒賦新橋行以為侯
壽

去年壽君時淸溪無梁涉者危今年壽君時長虹臥波
指可期珍材遠林天發隱文石象玉神效奇蛟鼉為橋

頃刻就又似仙伯工娛嬉官自憂民民自樂此事更屬
無窮思要須移此濟川手揀我王國無傾欹從今南浦
淥波上恵澤千春同渺瀰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把窮通
来問汝獨有一事欲叩君學海無底難窮尋幾時鐵拳
透鐵壁直窺千年賢聖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劉定甫論西銘而岳相師來索詩遂直書以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綱書窮通歡戚若有二天之玉女元非殊但應内省無所疚何必從君問休咎

北窓燕坐寂無言時聽幽禽哢晴晝

七峯行為外舅壽

有崇南岳之五峯倚天壁立雲濛鴻我嘗振衣峯頂立頗似吾鄉好峯七七峯五峯小大雖不齊氣象峍兀實

似之牛首峩峩峙雙闕蕉嶺楊梅兩奇絕南臺林磵佛世界百丈煙霞龍洞穴仙人冠劍端且凝仙源萬疊秋空橫仙源謂余婆山以仙遊山水之所自出故立今名以正此山之稱謂縈青繚白望不斷好似衡山山下看鼎來秀孕兩宗工謂文莊與文公也文章節操為世雄百年山川久寂歷人物今有仙游翁翁才古千將翁目巖下電千牛解剥刃有餘萬象妍蚩鏡中現可持龍虎節可運玉帳籌才高驚衆世弗售祇令遺愛留丹丘丹丘遺愛人人誇經界寬租惠最多后皇嘉

之錫異夢使汝有子登巍科翁壽當萬千翁年纔八十
眎昔殷大夫僅乃十之一渭川出處付何心獨探玄闕
深更深舞鶴山前春色好静對七峯長不老

題李立父高遠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煩鬱著
脚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来佳月雲端出清明
湛空闊洞視了纎悉豈徒快登臨抑可驗學術大哉天
地心昭然本如日世人卑且隘動以私見窒未能脱塵

凡底處識微密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知宗與禮卑二義貫于一燭理要高明履道貴平實庶幾足日俱不但窺髣髴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物此境未昭融此屋空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巷暗蓬蓽

以青氈與志道

衝寒暫行役遺汝以青氈要識夜眠處當如親膝前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清溫供子職清白保家傳小令多堪法毋顛字畫妍獻之父子忠孝大節多可法字其末爾

壽外舅楊開國

大中大夫漢千户子男一位周諸侯人生到此不易得況復寳帶懸精鏐雖然三者皆外物達人睨視如雲浮天公最嗇是眉壽七十從來已稀有堂堂玉立仙遊翁歲比磻溪未華首碧瞳射人雙鏡懸曉窻貝葉聲琅然問渠那得許彊健陰功久在朱陵編願翁遨嬉更千歲做盡人間方便事却乘白鶴御丹鸞直上紫清朝玉帝

贈盱江張平仲希季

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寘言道指虛玄語性雜精靈正
傳久蕪沒異學得魁橫卓哉周程張磊塊三代英妙蘊
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八
書訓（謂論孟大學中庸太極西銘易詩也）凜凜萬世程學者生此時坦然
有規繩但患舍康莊自趨柴與荊張君江西來頗嘗得
師承敝衣雖懸鶉猛志欲掣鯨袖出文一編其辭峻而
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研精勿受俗學變而為寵辱驚
貧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養此氣崢嶸不

見商歌人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 埜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榛菅往事忍復言念之輒長歎子往字其人寄任良亦艱傷哉周餘民十室九孤鰥深心察苛癢摩手蘇痍瘝願加百倍功勿作常時觀

又

熒熒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間坐子百千變雖然事幾微易蠲亦易眩悟從快處生理向靜中現健決

要安徐聰明貴韜斂潛齋有愚言或可代箴砭

又

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鮮非難其難在終之道心眇絲粟易為犀物移不有精一功誰能勝惟危乎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德歲晏以為期

又

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況有壽母賢切切唯教忠承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希前哲蹤敬義

兩夾侍師友交磨礱餘事作詩人毋顧鎪句工

又

平時州縣間上下意若異善書肘或掣有志奚由遂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勠力萬物應吐氣相期召杜功奕奕照來世不須峴首碑自有樵川誌

浦城勸耀

陽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間斯人極憔悴殷勤問由來父老各長喟富室不憐貧千倉盡封閉只圖

價日高弗念民已敝去年值饑荒自分無噍類幸哉活
至今且復遇豐歲庶幾一飽樂養育謝天地豈期新春
来米穀更翔貴況又絶市無縱有濕且碎何由充飢腸
何由飽孥累恨不死荒年免復見憂畏我聞父老言痛
切貫心肺行行至平洲景象頗殊異白粲玉不如一升
纔十四問誰長者家作此利益事父老合掌言子文姓
陳氏起家本儒生疇昔樂賑施憶昨艱食時巨室爭謀
利米斗三百餘獨收七十二三都數千口受彼更生恵

開庫質敝衣假此賙貧匱取本不取息所活豈勝計我曹非此翁父作溝中胔吁嗟薄俗中乃有此高義吾邦賢使君愛民均幼穉一聞平糶家褒賞無不至或與旌門閭

浦城沈氏

或與錫金幣獨有潁川翁寵光未之被故作行路謡庶徹鈴齋邃且俾殖利徒聞風默知愧並生穹壤間與我皆同氣富者盍憐貧有如兄恤弟惻隱仁之端人人均有是頑然鐵石心何異患風痺不仁而多財聚易散亦易惟有種德家福禄可長世不聞眉山蘇盛

美先傳記賣田救年荒生子為國器即三蘇文子也近世三山黄長者家喜賑施子朴為巳丑大魁不見南浦毛一惟利是嗜積穀幸年荒生子遭賕隸天道極昭明勿作幽遠視誰歟為斯謡西山真隠吏

挹仙亭

漢宮葺篋兒呱呱濟南梓桂陰扶踈當平家人正婾樂安昌帝師工獻諛子真東南一尉耳黄綬淒凉百僚底手持短疏叩天閽義激丹衷淚横眥翩然一朝徑拂衣

愛君無路空依依人傳九江已仙去吳門再見是邪非神仙茫茫那可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果有驂鸞人合領羣真朝北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年白鶴何時還玉簫聲斷杉檜冷秪餘丹竈留空山谷口之孫古胥使亭斸青冥挹仙袂耿耿應懐貫日忠飄飄豈羡凌雲氣我来快讀華星篇清徹毛骨風冷然何當結茅最高頂一榻容我分雲煙

贈梓潼袁君西歸

君辭萬里蜀東游海之壖所挾大易數自謂探幽玄縱橫布籌筴妙若蓍之圓般勤叩其說得數須得全人生穹壤間其孰司陶甄短長辨凫鶴百一分蘷蚿造物初何必賦受自爾偏數有饒與乏定命誰能遷理則無虧盈一性各渾然顏跖偶壽夭堯桀非愚賢緬懷樂正子聖門得真傳全生必全歸此語星日懸予生故多奇榮枯聽諸天獨有任道心未死須乾乾君提空囊至又復盍褰旋豈嘗卜而來所遇非昔泉術工用乃拙爲子笑且

憐矢詩若不多聊壓腥唐船

會三山十二縣宰

皇皇造化鈞崇爲生萬彙林林㴸穹壤異體實同氣痛癢本相關彼己當一視矧惟守令職休戚我焉寄盍推若保心睠焉撫孩稚横目事征求往往學痡痳剥膚已侵膚髓毛盡釋但期已豐腴皇恤彼憔悴近来二十年貪風日滋熾蒲萄得凉州西園闠成市環瞻郡邑間大半皆污吏民窮盜乃起原野厭枯胔哀哉罹禍徒念

之輒揮涕天地忽開張清飈掃氛曀我乃於此時擁旄忝爲帥顧慙老儒生蹇拙乏長技同官爲僚友努力圖共濟惟閩古大都星羅邑十二豈無良大夫與我同厥志要如羔羊直委蛇自無愧勿爲碩鼠貪躑躅乃多畏上方明黜陟我亦公舉刺民言即豐碑令問疾郵置黄堂一巵酒殷勤抒至意慎勿多酌余憂心正如醉

游鼓山

六月二日偕潛夫參謀諸友游鼓山飲湧泉

亭明旦登天風海濤坐白雲亭追懷昔游愴然有感偶成拙詩奉呈并簡住山明師

嚴宸有追詔趣上太守符疲民未蘇醒還顧空躊躇來尋靈源盟喜與佳客俱始酌清冷泉一澆丹墨洿超然傾瀉中著身在氷壺暹明陟危亭雲濤渺空虛煙霏條開闔峰巒時有無偉哉此絶觀雄壓東南隅蒼崖萬仞立四面環瓊琚翠木巧蔽虧亭午清陰敷令人澹忘歸似到真華胥憶昨泛蓮日選勝邀朋徒摩挲巖上刻慨

仰趨與朱舉觴酹且盟一節期終初重來三十年恍如

隅朝晡並游四五人存者獨老癯有懷子陳子感歎爲

欷歔子抱明月終我方長涂趨顛踣懼不免儆省當何

如願言祝同社著力相携扶禪伯亦可人新結峰頂廬

老我故勸游軒冕非所娱會須脫塵羈來依嬾瓚居

律詩

題來青館 軒牕幽雅主人亦好事不俗遺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遺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潺清䰟便覺超塵世

何況真栖巖石間

泉州貢院舉梁八詠

萬間貢宇舊巍巍更闢新楹廣舊規豈爲儒生决科計要培宗社太平基

雲斤初運日逢甲虹影乍横星值奎天相斯文兆先見不須佳讖指金雞

棘闈冒闢大江東喚起秦淮兩蟄龍況是此邦饒俊彦何愁盛事不重重江東漕司舊無貢闈丙子始剏之於清溪秦淮之上方興役間有物

蜿蜒如蜥蜴隱見不常或曰此秦淮小龍也丁丑漕闈陳君塤為省元建康吳君潛為廷魁

明年丹詔下楓宸定有英材起海瀕勉取梁公舊衣鉢

從今人說兩庚辰前庚辰梁文靖公魁天下

梁脊伊誰姓氏題梅溪去後有茗溪自慚拙守何為者

強策駑駘繼駃騠

憶昔文闈創造初揮毫紀實有鴻樞乃令盛觀重輝赫

試問他邦有此無貢院舊記梁文靖公在西府時作今曾公亦以倫魁位樞庭學中士女欲援故事請記故云

簪橐聯輝三大老節旄相映四賢侯作成後進須先進引領時流作勝流

策足巍科亦漫然當知致遠識為先丁寧莫負梅溪祝名節岩嶤共勉旃

和侍讀秘監餞行嚴韻　任參

帝里參陪意最親聯鑣忽此為交鄰徐行得接雙飛鳳驟别難留一角麟歸奏已趨天尺五寵光仍待月重輪

應憐留滯窮邉客晏歲嚴霜夜夜申　末聯又云　象勞政賴君

培植莫忘辛夷與露申

送張曜之

遂昌張君曜之遊淮東謁予故人陳制參以

小詩二絶祖其行

風煙千里走淮濆寄語青油幕裏人麟閣功名須有意

乃心王室勿謀身

譚天之外更譚兵風角孤虛分外精玉帳不妨收拾取

絶勝下客著雞鳴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供爾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巵酒直須散作十分春

長沙勸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為空言難感動須將實意寫殷勤

使君元起自鋤犂田野辛勤事總知要為爾民除十害

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農事早

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鋤須熟糞須均插秧更要當時節

趂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盈堤水

六月驕陽奈汝何

田家拚取一春忙男力畬畬女課桑隴上黃雲機上雪

暫時辛苦樂時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更合識卑尊孝心盡處通天地
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宜敬老
家纔足後合憐貧
健訟翻成産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媒爭先好勝災偏速
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教言語太艱深為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歌幾遍

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湯升伯

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盡寒潭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山聞早共歸休臨岐贈别無他祝莫忘鄒陳爲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步武㸌姍盡未妨元始故家典刑在北方正學派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德行詢黄髪良

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疎懶似嵇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余余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再會之約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技却於聖處策奇勲二圖君已窺微指十翼吾方媿淺聞君闢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作嘗質疑於某晚學不敢斷其是否故云得意春風重過我

緑波清夜話義文

題黄氏貧樂齋

濂洛相傳無別法孔顔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工夫到莫作閒談想像休

道鄉曽舉龍門話認作玄關透悟機儒佛差殊真眇忽請君參取是耶非

閑吟

閒中意趣定何如静把陳編自卷舒希聖希賢真事業

潛天潛地細工夫林泉有分吾生足鍾鼎無心世味疎政使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顔瓢

淨豁持鉢求度爲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與圓頂維摩龎老又何曾

淨豁讀罷白予曰如此則不須受度矣遂說偈云青編讀後方為士黄牒頒時始是官不拜皇朝真爵命要行所學也應難余謂解讀

青編便無黃牒亦得淨豁志在求度只得德

歷主張併為之畫以勸施者

賀外舅轉官

黃山桃李鬧春風曾見生生化育中經界力行師孟子
井田有意復周公幾年凋俗成佳邑一旦新綸賞舊功
明主已知材智美渭川行起釣璜翁

壽楊餘父

壽日將何勸壽卮不妨拈出去年詩大生皆自微陽起

百善端從一念基身欲寧時須主靜幾纔動處要先知老来自笑無新句那得仙翁一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講義嘉歎之餘為賦二絶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做了玉關班定遠却陪芝嶺夏黄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常似水

自然元海會生金

贈葉子仁

上饒葉子仁為人推筭簪占往往如破的歲乙酉予方在從班子仁以書来勸補外甚力未幾果去國進退得喪豫定如此子仁之術亦奇矣哉茲来過予衡茅為賦小詩三絶因以自釋云

易彖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君平術

唯有南陽賣卜人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䝉切言之故予以爲有君平之風

花正紛紅俄駭緑月纔掛壁又沈鈎世間萬事都如此莫遣雙眉浪自愁

知天焉用尤臧氏有命何須主瘠環若向此中能照破許君已透利名關

贈徐碧鑑

人言得罪爲狂疎若論狂疎罪不無亦既自呵還自笑

只緣骨相合崎嶇
論命豈能修造化相形那解脱頭顱知君藻鑑真超絶
試問窮通改得無
題黄君貧樂齋
飯疏飲水復何求道在胷中百不憂參取章泉克齋句
底須摟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頷及鳶肩自笑都無一事全惟有數條瓜樣骨

尚堪山澤作臞仙如瓜骨出人倫書

聞君早號張童子顧我初非韓退之可惜浪拋洙泗業只看風鑑學希夷

贈邵邦傑

邵邦傑妙絲桐之技又善寫神西山翁嘉之為賦絶句

五寸管能摹造化七絃琴解寫人心平生不作麒麟夢且聽高山流水音

壽楊觩父

誕日娱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并名園春滿三三徑眉壽天開九九齡帝渥頻霑新誥紫雙親即日文階兩膺封叙重煥舊纒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勸樽前兩福星

壽陳宰昉

花種河陽未十旬和薫四境蚤如春試看條教頻頻下字字無非育物仁

為民一念徹淵泉疏茹餘旬始籲天歲事豈登鄰寇熄

乃知感應鼓桴然

詩寄淮西王路分

壯哉貔虎三千士靜掃鯨鯢百萬餘若使人人似淮右笑談真可蕩青徐

贈吴景雲

昭武吴景雲善篆工刻為余作小印數枚奇妙可喜因有感為賦二首

錕鋙切玉爛成泥妙手鐫銅亦似之若會此機來學道

石縣木鑽有通時

腰間爭佩印纍纍真印從來少得知不向聖傳中有省

黄金斗大亦何為

送曽晉伯令尹之官

須江壯哉縣誰遣莽成墟舊觀嗟難復罷民若未紓手

摩應切切鞭箠盍徐徐頼有賢邦伯當令予志攄

又

此邑吾鄰境嘗聞歎恨深有田盡增税無楮可為衾頗

布中和政毋懷忿疾心歸田當有日好聽空生琴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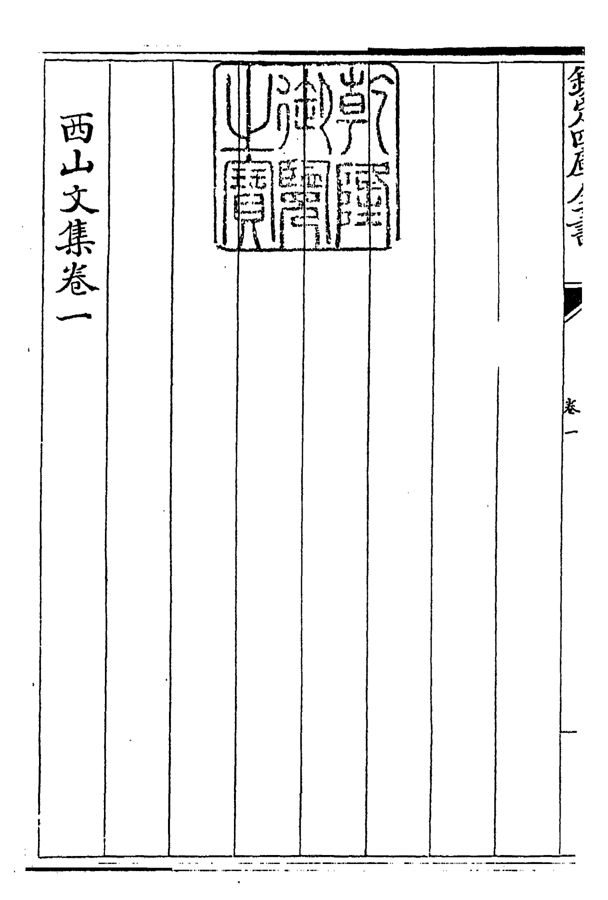
魚計亭後賦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圃田居一日飲容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緑淨見鯈魚之成羣闖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鉤倏

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逺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悠然心曠神怡諷小宇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計之為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為有計邪子將詆予之欺謂魚為無計邪吾亦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粤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衒奇茍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

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娩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況之文犧為利而鬬則爭地之蝸呂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小則玩鯈游於濠上蓋其為物也從容夷猶逍遥閑放靜則以蘋藻為室廬動則視江湖為尋丈不借潤於噓濡而相忘於沆漭任公何所投其犗豫且何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為得也彼區區之蝨蟻方且娛暫安於股鬣饕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

之誘人甚香鉤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全軀人固靈於萬類迺昧笥而蒙罛曾所得之幾何甘顛冥於畏塗此累棋危橦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睠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覊馽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閒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闚其萬一乃相與釂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西山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裕曾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二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稾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時為太學博士通謝使許舍人奕以是日出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兹矣天啟睿謀迄殄元惡尋

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關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茍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中外相仇變詐百出又非可以鄰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敵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姦臣之首而

吾亦曰可與至於往来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
流徙之民叛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
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敵人得以闚
我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
制方来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
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吴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
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北臣不知
姑欲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

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讐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蘄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隣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己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

耶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和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敵之凌逼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

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埶日强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歳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

釁孰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清光輒竭芼芼之思惟陛下裁擇

奏劄二

伏覩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禄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寛閎博大養士氣以厲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盖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

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

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顔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

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頓亡恥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數人胥吏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_{尋得旨依}

奏劄三

臣恭惟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亡辠而致死有辠而逃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

研覈其實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溆問如臯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路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

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盖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並歷官無過與闕陞及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

贓汚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蓋汪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恵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臣言可察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得旨送部勘當尋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時為校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瞽言陛下不以為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𦍒臣聞董仲舒有言曰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洊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已酉之夕留守掖門譴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寖寖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遝臻

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裁察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為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崇耆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僥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而忠

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陰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陰脅陽之證孔季彥以為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外敵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畀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

左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絶之乎夫陰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衍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譴則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庭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羣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示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

範五事之證昭然可考臣願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之
明察事幾於朕兆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姦邪不能
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桓
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和元年蝗蔡
邕謂貪虐之所致曩者權奸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掊
克取媚愁苦之氣干盭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比者固
嘗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
餽遺者未戢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

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幾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睹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燮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之三數年来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旣斃者亡所蓋藏陛下軫恤之仁無徃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

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誠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為可恃而不復廣為振捄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斥内帑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飢是亦振捄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捄之庶幾人心可回而天意自解不然愁嘆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寅之秋肇履大位蓋出於光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閒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覩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胄之意而夸大其功欺天

罔人莫此為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陛下躬膺祖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顧歸功一寳贊之小臣傳之萬世何以為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倘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歴時政記凡涉誣罔悉行改正陛下既俞之矣歴時寖久必已

成書臣願特降睿旨命國史實録院具所修事節上之
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
以光聖朝揖遜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覦之漸天下幸甚
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朝廷檢尋故事未
嘗不用此書然止脩至慶歷三年又當時亟欲成書又
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文恐不
足行遠乞自慶歷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
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

三百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覩皇帝會要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十迨欲廣其部帙之過覶𫝊所修臣僚論奏止撮其要令或全篇紀録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遣語涉俚近者亦或未皇删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来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竢有旨修進然後併行編摩倉卒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筤次之為得臣願特降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

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瀆冒昧以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時為秘書郎兼學士院權直

臣恭惟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已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日徯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為沴淫雨連亘閲月彌旬閶闔甫開霽旋復雺霪湖水

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
廣或頹城郭没官寺毁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渰浸田
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陛下亦嘗察其故
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旱暵
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
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
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
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衷亟圖

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陛下惕然祗懼禱祠賑䘏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陛下狃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由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為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修之言蓋為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兵戎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

各由其序而弗為災否則陰盛而忓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澹然固無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煩特旨寅緣請托侵紊成憲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奔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為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别淑慝國論嘗一定矣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覦一二年来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来於是善良之士寖

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
守政所當然閫諸道塗顧猶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
何事不生臣恐憸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為
而作也敵國更成既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
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埶也使陛下帥守得人
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奈何擁兵之帥
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啟倖功之念養成癰疽馴
致決潰乃始草薙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

而天不為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啟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嗸嗸之衆籲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為而作也抑臣聞之澇於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既厄於水設不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於成飢饉相仍愁嘆滋甚豈獨㟰丁逋卒能為患哉比者三衢之事蓋可鑒已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綱法象天德開

公正之路窒邪枉之蹊使衷讜不忓于朝外言不納諸

梱以絶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

士得以行其志而僉邪巧佞不得售其私以抑小人道

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遴柬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

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

熾申敕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

激厲士心以挫羣盜方張之鋭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

銷方来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

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踈庸備數文館睿恩拔擢俾㒟禁林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罣罣之思意切言狂惟陛下裁赦

奏劄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

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

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佹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悦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悦治效可期海内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時為著作佐郎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葢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

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迺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

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怠矜卹之念也恭聞閭閻者內廷屢蠲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

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天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奏劄二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嵘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難䩄之擾也

臣竊惟今日北敵有必亡之勢三可為我國憂者二蓋
自有天地以來中外盛衰不常然未有熾昌日久而無
變者也金人入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
殺戮統制上下非有懽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
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猝起之邦國乎此其必亡者一方
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星散
用其國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尊
養之餘亡復前日堅銳之氣而韃靼小國欻起而乘之

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金國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金國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茫茫中土敵人居之冀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恢復久矣而曩者

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邉儆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覿交馳邉遽已扭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金人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熙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来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

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北敵之衰乃我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讐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邉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

尚當賔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内則三蠧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儌倖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敵之存亡俱不足恤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羮之故而謂釁恥可忘勿為視隂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

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罷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自尊敵人自懾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竢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無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奏劄三

臣伏見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溥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論尚慮四方郡

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奉行頒布一或不虔其為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於州縣每覩詔令之下本為利民而吏於其間並緣苛擾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騷動而騷動自若許民庶以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壅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

劵之一儻郡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或須降有限僅充官吏之槖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秪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創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區處有術則其為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必衆且神臯輦轂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多惶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羣情嗸嗸感動和氣非細故也

況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之人齎持舊劵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望申敕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爲區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嘆庶幾詔令之下不爲空言寔天下幸甚得旨依之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時以軍器少監班

右臣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慎之心然臣博

覲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

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夘也甫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歴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宫菲食為難況於畏戚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强苟塞已責徒揜外觀以此動人

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廼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儆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安養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寔在此臣不勝愛君

勤拳之心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入直奏事 時為起居舍人

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為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来士風選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

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為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己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虚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覲望莫敢盡言者陛下亦嘗察其故乎盖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謙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正如始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

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為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羣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神丰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

事去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婾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譊譊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

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羣臣温恭有禮然從容諮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郤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羣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自今昕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賓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為祕密不暇參酌

羣言討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爲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羣下儻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爲心以漢廷雜議爲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

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垍尤能奬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垍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爲盛君而裴垍爲

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奬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𡢃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内命四年于兹近復叨塵誤恩進侍螭陛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輙冒昧極陳其愚惟陛下垂聽取進止

奏劄二

臣既勸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為陛下獻竊惟今日關國脈盛衰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維我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斂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列聖相承世守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無極太平之久遠過漢唐陛下聖性寛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偃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

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
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
矣假稱提之說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
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
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
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
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
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

今之州縣閭務為新奇創立科條廼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没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舟朝廷之令所無也以産税多寡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昔者熈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曰寛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今朝廷之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閩人也所謂家産滿千錢藏券

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須又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況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為新令之効臣竊謂不然迺者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為數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既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強

之貴而自貴不迫之蔽而自蔽矣況民之輸官者錢楮各半是朝廷輟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為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公朝之令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為害至此亦必惻然更張不俟終日況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憚何疑而弗捄之乎臣願陛下渙發德音明勅諸道監司守臣體認國家更幣便民之本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為託名奉法實則壞法者悉從蠲罷其尚

有嚴刑厚斂肆苛擾而恣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安元元之生以壽宗社之脈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山文集卷二